

## 修复师

□周华诚

合碗盏的方法。“粘碗盏法,用未蒸熟面筋入筛,净细石灰少许,杵数百下,忽化开入水,以之粘定缚牢,阴干。自不脱,胜于钉钳。但不可水内久浸。又凡瓷器破损,或用糯米粥和鸡子清,研极胶粘,入粉少许,再研,以粘瓷损处。”也许,这是关于陶瓷修复的最早的记载。

胡老师捧出一件修复完成的南宋龙泉窑青瓷吉字瓶。

我认真认真、细致致致从上到下抚摸观察了一遍,也没有看出到底哪个部位是“修”上去的。

当我将修复前的图片与器物比对应时,才恍然大悟——这个吉字瓶出土之时,瓶的整个颈部都已缺失。胡老师根据很多历史资料,将这件东西上部残缺的部分“补齐”了。

比例如何,高度如何,曲线如何,只能凭借自己对那个时代器物的审美来决定。当这件吉字瓶恢复完整重现之时,它终于再度展露自己最美的时刻。

### 心

手上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是一声低语,细腻又虔诚。

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她和一件古老的器物展开一场深刻的对话——没有语言,只有时光与触感的交织。

在胡老师眼里,每一个文物都不只是物。

我曾听胡老师讲过一个故事。在许多年前,她并不从事古陶瓷修复这一行。有一天,她至爱的家人突然生病,她陪同四处求医。在那些度日如年的时光里,漫长而揪心的煎熬,她一步一步,陪着家人走过艰辛,走出困境。

病房窗外的世界,天那么蓝,山那么绿,空气那么美好。

一年多以后,她至爱的家人痊愈,恢复活力与健康,她自己,也仿佛重生了一般。

回到工作岗位后,她全心投入在器物的修复上。她将破碎之物一片一片拾起,仿佛收拾那些破碎的日子。

当一个个碎片经她之手重归其位,弥合如初,她已然忘掉周遭的一切。修复器物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修复自己的过程。

许多年后,她修复文物的技艺在全国比赛中名列前茅,她自己已成为文物修复领域的顶尖专家。有人羡慕,有人赞叹,也有人问她何以能如此出色。她只是轻轻说,我觉得,每一件器物都应该被认真对待,被用心珍视。

每一件器物,都有它自己的呼吸。

### 人

修复台前的阳光,缓缓地移过。从清晨的温暖,到黄昏的静谧。

石膏、胶水、颜料,每一种材料,都经过仔细的配比与试验。每一条裂缝,都被轻轻抹平,消失在历史的深处。

眼前这一堆碎片,你很难想象它们来自考古遗址的同一件器物——南宋时期的一只青釉莲瓣纹碗。

这样的碗,粉身碎骨几百年后,居然还有机会回到一起,紧紧相依,仿佛回到炉火熊熊的一切,甚至回到炉火点燃之前,回到同一块泥巴的时刻。

修复完成后,那只青釉莲瓣纹碗被陈列在博物馆的展示柜里,静静地穿越时间,与人们相遇。

许多人久久伫立,静静欣赏。人群之中有一对紧紧相依的背影,如此熟悉,如此温暖。

## 踩影子

□萧湘子

们的身影在阳光下交织在一起,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童年的游戏简单却带给了我很多的快乐。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青春期后,儿时的这种游戏,在我看来却是那样的幼稚。我不屑于玩这种游戏。后来工作在外地,每年回家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我和母亲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像踩影子这种游戏,已经是儿时的记忆了,曾经无忧无虑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

去年过年回家,整个大家庭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早饭刚过,刚四岁的小侄女跟她妈妈闹着要玩踩影子的游戏。小家伙踩不过妈妈,拽住爸爸来帮忙,爸爸拉住爷爷,一个拉一个,母亲解下围裙也加入了这场游戏中。不一会儿,小小的晒谷场上笑声一片,大人好像也回到了童年时代,尽情地欢乐着。

母亲在努力地追逐着我的影子,可她的脚步明显有些迟缓了,她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健步如飞。她微微喘着气,脸上却依然带着笑容。看着母亲吃力的样子,我也像母亲当年一样放慢自己的脚步。因为,曾经那个充满活力、能和我尽情奔跑嬉戏的母亲,如今真的老了。那一刻,已过而立之年的我,似乎才明白,无论我长多大、走多远,母亲永远是那个愿意陪我玩踩影子游戏的人。她的爱就像阳光一样,始终照耀着我,温暖着我。

从老家那充满欢声笑语的晒谷场,到如今沐浴在晨光里的单位隔壁操场,时光仿佛在这两个场景之间悄然流转。看到小女孩踩到父亲的影子时,听到那天真烂漫的笑声,我也不禁笑了起来。那一刻,我想起了和母亲踩影子的日子。那熟悉又陌生的身影,那不再矫健的步伐,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它让我明白,生活中的忙碌不应成为忽略亲情的借口。生活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亲情是我们永远的避风港,是我们心灵深处最坚实的依靠。

# 江花

里,茶树千丛,清泉醇秀。”文字所述的平灵台即在湄潭北部永兴镇与鱼泉镇交界的山梁上。

还有其它记述,不赘列举。湄潭自古即为茶树生长佳地,是确定无疑的。

1939年,国民政府在湄潭建中央实验茶场,于象山种植茶园500余亩。后国立浙江大学西迁湄潭,苏步青等合办了“湄江吟社”,多以咏茶为题,湄潭的茶便开始以另一种方式生长。

### 3

十几年前,我去过黔南的贞丰,双乳峰、苗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贞丰产坡柳茶,但彼时我并未留意。湄潭不同,出城便见茶园。沃野、山坡、河边、村前屋后处处皆有。有时在路的拐角,极小的地块,也生有数株茶树,想忽略都不可能。当然,远望难以识别,特别是与灌木没有界限的茶田。较大的茶田间植有稀稀拉拉的櫻树,想春来之时,绿从点缀粉红,定令人流连。

陪我前往茶村茶镇的是小霞和建峰。上午小霞驾驶,下午建峰驾驶,都开自己的车。对我的情谊,自然也是对茶的热爱。小霞口齿伶俐,尤其讲到茶更是信手拈来。也谈自己,谈工作谈文学,但更多的话题是湄潭。我粗略凝望车窗外,她马上告诉我黔北民居的特点:小青瓦,白粉墙,转角楼,雕花窗。瞥见路侧北纬27度字样,没等我问话,她便讲这几个字与茶叶种植的关系。就像葡萄酒的酿造一样,有迹可循,有例可证。坐在后排的建峰不时做着补充。

植茶史久,名镇名村甚多,如永兴镇、兴隆镇、湄江镇、复兴镇、核桃坝村、梁家坝村、德隆村、龙凤村等。距县城最近的核桃坝村,街街中央建有伞顶状交易市场,面积甚阔。非交易季节,人影稀疏,多为闲聊。建峰讲这个村有怎样的能人,如何敢想也敢干。“中国西部生态茶叶第一村”美誉是怎么来的。很好奇,想见识见识这位实干家,惜时间有限,只能缺憾。

龙凤村与核桃坝村毗邻,群山环围,极为幽静,村庄、树木、山势、河流都是有气场的,龙凤村便是如此。进村便有亲近感,说不清为什么,可能是它的气息、它的气场令我舒适吧。得知村名,更觉温暖。当即道,如果再来湄潭,我要在这个村住几晚。小霞和建峰欣然相邀。村北一方水塘,荷花虽谢,其叶未枯,偶有水纹荡于扇叶间,该是某种鱼在嬉戏。本为观茶的,但某一时刻,身心融化,似乎忘记了,直至触见丛丛茶树。如果我是一株茶,我愿在龙凤村的土地上扎根,呼吸,迎风沐雨。

车过永兴镇,适逢赶集,繁闹如节日。永兴镇为贵州四大古镇之一,昔名马叠坪,明万历2年(1574)七月开市,更名永兴场。“万商辐辏,百货云集,黔省一大市镇也。”其名不虚,果真永兴。交易的货物,有他处见过的,也有我不曾认识的物资。交易双方多背竹篓,很实用,也很时髦。不禁有些兴奋,这难得的机台,绝不能错过。当即和小霞、建峰相约,待返回,定要赶集。如愿以偿,还吃了永兴美味“鸭爪爪”。

永兴曾建有国营茶场,现存20世纪50年代所植的茶树。建峰讲老树与新树的优劣,并教我识辨。小霞则讲述其母亲采茶的经历和故事。她写有采茶美文,我在路上便读了,细腻而生动。茶场易貌,茶田如先,又有新创,从茶树、种植到采摘、制作工艺、销售都有变化。

午后去云贵山看古茶树。不是想象中的参天巨树,茶树之故吧。两三米高,枝叶极为繁茂。此处为明清贡茶园,虽为冬时,仍有鲜芽,建峰随手摘了一芽递与我,慢慢品嚼,其味果然独特。这些古茶树系建峰野游发现,故他视为珍宝。他讲述发现茶树、申遗过程及个人的甜蜜故事,兴奋激动难抑。待我返程,建峰又发来湄潭茶叶的相关鉴定。如果命名,我会用这四个字:茶中翡翠。

# 叶韵茶香

□胡学文

胡学文,中国作协会员,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私人档案》《红月亮》,中篇小说集《麦子的盖头》《命案高悬》《我们为她做什么吧》等。中篇小说《从正午开始的黄昏》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如撑开的雨伞。垂柳丝长,近一半枝条拖曳于水中,微风拂过,柳枝飘舞,如盛唐公主的长裙。而繁盛的美洲黑杨如武士挺立,其叶宽大多如掌,不见鸟影,但啼鸣不时入耳。

返回宾馆,尚有余时,便抄起昨日拿到的茶书翻阅。

就种植分布及品种多样,贵州的茶可与其酒相提并论,黔北、黔东、黔中、黔西南、黔西北各有茶区,但就种植面积,湄潭所在的黔北远超他区。任何一种物产与其生存的地理、气候、土壤、空气、阳光甚至人文都有着血肉般的联系。贵地多茶,普遍的说法是,海拔高、纬度低、云雾多,乃茶生长的最佳所在。这个我当然信。但除了这些,是否还有其他秘密?没见过这方面的描述,但我相信是有的。天然生长,向来简单也不简单。

湄潭茶史倒是清晰的,汉武帝使中郎将唐蒙通黔,至黔北发现茶叶交易甚茂,遂贡茶于帝。该记录比“武阳买茶”早了76年。唐茶圣陆羽《茶经》载曰:“黔中生思州、播州、贵州、夷州……往住得之,其味极佳。”明洪武十七年设容山长官司于文家场,每年将所产茶叶交播州茶仓,为播州宣慰使司进贡朝廷之物。文家场,现为湄潭辖地。清康熙《湄潭县志》载曰:“平灵台,县北四十里,在马炮箐,悬崖四面,攀陡甚难。上皆茂竹,其竹可以为纸,谓平灵纸。顶上方广十

## 沙湖来了红嘴鸥

□梅艳

如白雪一般,红色的喙,像女娃涂抹的口红。呀,这不是红嘴鸥吗?沙湖什么时候也有红嘴鸥了?摄友闻言,告诉我,就是红嘴鸥。以前也来过,只是今年比往年多。沙湖今年大概有一千多只吧。

哦,我马上想起1985年冬,来自蒙古国和俄罗斯的遥远北方的红嘴鸥初到昆明翠湖越冬所引起的轰动,那绝对是那个年代标志性的生态事件。一时,翠湖俱是一观鸟人。昆明人爱鸟护鸟,后来,还专门生产了一款红嘴鸥的投喂食料。而今,红嘴鸥已成为昆明的一张生态名片,昆明也成为红嘴鸥最温馨、最温暖、最眷恋的家。现在,红嘴鸥这么密集地飞来武昌沙湖,怎不令人欣喜?

再看去,红嘴鸥飞在湖中,半空里,有如白云朵朵,随意飘荡;也有如编舞的舞者,时而高飞,蹿到云端,时而俯冲,潜入水底,时而贴着湖面,在接触水的一刹那,又振翅飞起,翼翅上还带着晶莹的湖水呢。或有成双成对的,在嬉戏追逐,发出清脆的欢叫,听一声,都是怜爱;或有孑然一身的,孤独的身影,也飞得坚定和满是对生活的热望。但沙湖的红嘴鸥不像昆明的红嘴鸥那么大胆,它们还不敢飞到岸边,和观鸟的朋友们相聚互动,更不敢歇在你的肩头手臂,啄你带来的食物。这确实有点遗憾,但也可以理解,人与人的交往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何况鸟与人乎?

正好我的同事邹兄来拍红嘴鸥,我得以通过他的镜头真切地观看到那些大自然的尤物们。首先是那身白,如胜雪的吴盐,通体剔透,真像白雪公主一般可爱;那双小眼睛,缀在雪白的羽毛间,明亮清澈得像口浅井,滴溜溜地转呀、转呀,一汪汪秋波,多么深情,看一眼,就能治愈心灵;那红色的喙,尖尖地伸出来,虽然坚硬,却多么性感啊,让人有一吻的冲动;再看那双红色的小脚,像极了芭蕾舞舞者旋转在舞台的红舞鞋,姿仪端庄,优雅大方。美,美到窒息。

红嘴鸥飞起来后,像航空展上飞出各种姿势的飞行器,恣意的、自由的、不假雕琢的姿态,令人

### 1

贵州产美酒,亦产名茶,比如湄潭翠芽,比如遵义红。对贵州的酒早有了解,且喝过多次,而品黔地名茶是在甲辰中秋,要晚许多。中国茶的品种实在太多,且常喝的就那么几种,因而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把茶和贵州联系起来。自然,也因为茶的知识储备有所限所致。九月初,朋友惠赠一盒贵州茶,即湄潭翠芽,盒上印有1939字样,应为创始年份。半年时间没怎么喝绿茶了,写作长篇小说《龙凤歌》时,我改变了先前下午写作的习惯,晨起即坐在写字台前,仍旧喝上一杯清茶,空腹,又是绿茶,结果胃病就犯了,于是改喝红茶。但朋友赠送,情深义重,必须尝尝。还记得那个上午剪开茶袋的情景,茶叶外形似鱼,略扁,浅绿,水落下去,香气立时漾起,脑子里飘过一句词:跳珠倒溅。惊讶之余,也有深山识闺秀,相见恨晚之感。约一刻钟,翠芽渐沉,如林立于杯中,慢饮细品,味道竟然极佳。自那天后,便日日泡饮了。

初冬伊始,再赴贵州,便直扑湄潭。当然提前做了些功课,网上查了资料,越看越痒。原计划次日上午抵湄潭,但因为情急,便改变了行程。达时已四点一刻,放下背包,便随友人前往茶工业博物馆和湄潭翠芽非遗传承基地参观。两个小时,可谓人生中第一堂湄潭茶课。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的中国名茶之乡,湄潭茶园面积达60余万亩,连续四年荣获中国茶业百强县第一名,其规模及影响,确实远超我的想象。这次参观,增进了我对湄潭茶的认知,亦增进了我对湄潭茶的情感。

晚餐在一家鱼馆,以炖鱼为主。彼时炖的是江湍鱼,鱼汤红艳,曰遵义红酸汤。汤酸且辣,但对贵州人而言,当是寻常习惯,还须另配一茶碗辣料相佐。我终究有些怯,吃了一点,味道当然是好的,可惜不敢多吃,还是受不了辣。吃的是鱼,谈的却是茶。在座的文友建峰已出版十余本书,他计划创作的下一本书是关于湄潭翠芽的非虚构。作为湄潭翠芽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十代传承人和遵义红第七代传承人,他自然深谙茶道。

饭后去建峰的茶庄喝茶。湄潭建有中国茶城,乃西南地区茶叶交易集散地,亦是品茶饮茶的好去处。据说新茶上市之时,常常人头攒动,冬季,加之夜深,街道清幽,行走其间,如茶林漫步,甚有雅趣。茶庄的名字颇特别:贵墨茶业。已经很久没在夜晚喝过茶了,怕影响睡眠,但既然来了,当然要去尝尝。结果一口喝下去,便被迷倒了。喝了两次,建峰再推一款,并强调,别人还未喝过。建峰力荐的是一款古树茶,叶长如指,茶汤入喉,果然唇齿留香。另一文友小霞从遵义赶来,她老家湄潭,父母均以茶为业,自然有很多茶故事。于是边喝边聊,直至深夜。

以为要失眠的,实在饮得太多太狠。但奇怪的是,很快就入睡了,还做了一个与茶有关的梦。

### 2

到了喜欢的地方,会比平时起更早。夜间落雨了,空气湿润清新,夹带着花树特有的甜香。阴云横陈,尚有雨丝。走了几步,折回,借了把伞,再度前行。约行五十米后,左拐,下行,便看到了乌江的支流湄水河。湄水河横贯湄潭全境,流至县城南境拐向倒流,水声激荡,弯如娥眉,县名由此而来。湄潭古时为夷州辖地,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正式建县。四百多年前的湄水河是什么样子?沿河岸行走时,我寻寻觅觅,试图寻找遗留的印痕。岸侧多生树木,或是近水之故,翠竹不似在别处见到的那样修长,多

散步或慢跑沙湖,是我的日课。或上午、或午后、或傍晚,除非出差在外,否则,雷打不动,风雨无阻。谁让我住在沙湖边呢,“近水楼台先得月”吧。因而,沙湖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一山一石、一亭一阁、一猫一犬、一虫一鸟,于我来说,皆是朋友,亦是情人,又是亲戚。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兮;但十日不见,也能语熟于心。

那是个冬日午后,我信步下楼,沿着环湖西路,进入沙湖。阳光明晃晃的,有些晃眼睛,照在人身上,却没有热度,仿佛是人说的“假太阳”和“冻在冰箱里的太阳”。落尽叶子的乌桕树,木梓树在枯枝上像雪秆一样挂挂;水杉则像撑着一把把红伞,笔挺地站在湖畔;湖里的残荷被清理后,湖面空旷辽阔,水起微澜,一览无余。做完热身,我便开始在湖边慢跑,风却像仇人似的劈头盖脸地削着我的面颊。好在我的胡子,因重孝而蓄得够密够深,厚得像覆盖在脸上的一层黑白相间的保暖毯,这才没让脸感到生生的疼。

跑过湖北大学附小,湖边绿道弯曲的护栏处,倚着一群人,手里拿着各种长枪短炮般的照相机,还有用摄影架的摄影机或摄像机,更多的是用手机,在对准湖面狂拍。我不由得顺着那些摄影机的镜头望向湖面,越过干枯的芦苇荡,竟然发现今天的湖面,比平日里多出了一些白色的飞鸟来,乌泱乌泱的,把湖面都染白了。我并没有怎么在意,因为一到冬季,从西伯利亚飞来沙湖过冬的候鸟就会增多,各式各样,只有观鸟爱好者才知它们的名字。况且,沙湖哪一天不是摄友群集?我经常看到蹲在芦苇荡一蹲就是几个小时摄友,像匍匐在敌人前沿阵地的士兵,任由蚊虫咬,“我自当不动”,仅仅为了拍一只鸟站在芦苇上歌唱。

我从沙湖大桥折回来时,正迎着湖面,一眼就能看到远处湖面上的白鸟越来越多,拍鸟的人更是有增无减。我不由得停下了慢跑的脚步。从湖边一位摄友的镜头里,我瞥见那一身洁白的羽毛,